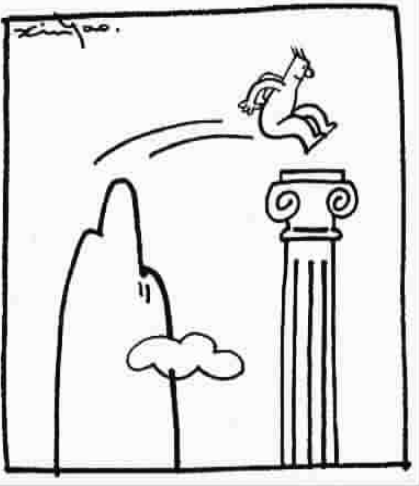


【主持人】
阿 竹
【嘉 宾】
赵 激
编剧
李 嘉
网站负责人
滕明玉
部门主管
罗 钧
自由职业者
潘 凡
猎头公司老板

主持人的话▶▶

又到了一一年中的求职季，相关数据显示，与往年相比，今年应届生的签约率不高。这一方面和大环境有关，另一方面也和90后们不着急找份工作解决生计问题有关。走出象牙塔，走进大社会，第一份工作会给之后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不妨听听过来人的故事，也许对于正在求职的你会有所启发。



1 从会计到编剧 找到自己最适合、最喜欢的工作

主持人:赵激是一位编剧，写过话剧《共和国掌柜》等剧本。赵激是从30岁以后开始创作的，那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？

赵激:我是学会计的。适逢改革开放，我的父母认为学会计不愁找工作。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会计，一做就是五六年，还拿到了中级职称。做会计的时候，我是上海市群文活动的活跃分子。单位的领导看我对文艺那么感兴趣，就调我去做文案、策划方面的工作。之后，也是经人点拨，终于改行开始创作的。我觉得自己改行有点晚了，在思维方式的锻炼和文字基础的打磨上都错过了最好的年龄时机。所以，在改行之初，我还要去补很多东西。

主持人:有没有和年轻人聊过求职的话题？

赵激:会和我的侄子侄女聊到。我觉得，第一份工作尽量去锻炼自己，尽量去开阔眼界。很多父母会在孩子大学毕业后，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，为孩子安排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也有很多大学生早早准备公务员考试，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我不建议年轻人过早地去做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模式固定下来的工作，那也许会剥夺年轻人开发自己潜能的机会。

我那些学会会计的同学，现在很多都已经身居要职，如果我当时不改行，现在大约也可以像他们一样，收入也比现在要高。但是，那样的话，我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最适合、最喜欢的是什么。

第一份工作 人生从这里开了一扇门

◆ 本版插图 郑辛遥



2 不甘心站柜台？那就自己想办法改变

主持人:李嘉是位资深媒体人，做纸媒的记者、编辑，现在是某网站的负责人。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媒体工作吗？

李嘉:我大学里学的专业和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都和文字工作没有关系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。那是一家效益很不错的国企，我学的是财务，还以为自己可以去财务科工作，但是，单位里的领导说新来的就要去商场锻炼。和我同时下商场的还有另一个大学生，我们每天早上到了单位就开始拖地、擦拭家电上的灰尘，等顾客来。说心里不难受，那是假的。那段时间，财务科宁可借调我去帮忙搞会计电算化，也不让我直接调入财务科，因为人员满了。

几个月后我就去了公司设在一个大卖场的专卖店。不久以后，我又去了公司设在一个大市场的批发部。在这个市场上，一单都是几十万上下，你得会跟那些提着成捆现金的小老板打交道，才有生存空间。在这里，我就开始管我们这个部门的账了。我跟厂家代表关系很好，跟跑来市场拿货的小老板们也很好，甚至跟市场上的搬运工都很好，每天都跟他们打牌。

主持人:就是说，从一开始的憋屈到渐入佳境了？做得开心吗？

李嘉:过得很滋润，是比起我们单位其他的人，但是我自己并不开心。我看到市

场上那些“老油条”，就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了。后来，有报社招校对，我就去参加考试，考完没有下文。第二年，那个报社招记者，我又去考。那一次，我考上了。

主持人:你放弃在国企的工作，去报社，家里人支持吗？

李嘉:我辞职的事情没有征求家里的意见。那个国企是正规分配的，那时候效益很好，而且有编制，父母是托了人才让我进了这个单位。我开始到报社工作了，才告诉家里。刚开始在报社工作的时候，我都是自己边看书，边学习，边干活。

主持人: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第一份工作给你之后的人生带来怎样影响？

李嘉: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，在学校里的时候，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，走出校园后，被社会迎面浇一盆冷水，是很正常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，如果你不满意现状，就应该自己去想办法改变。这种经历也许不是人生所必要的，不过它发生了，我只能接受，就像接受我自己身上有一颗痣一样。

主持人:你现在也会面对那些前来求职的大学生。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？

李嘉:少点抱怨，面对现实，珍惜机会，起点并不决定高度。不管起点高还是低，最终决定你能走到哪儿的，是永不言弃的心。



3 一份工作干了十几年 耐得住才能成为行家

主持人:滕明玉在一家排版公司工作，和很多同龄人不同，他从学校毕业至今没有跳过槽，他说，这就是他的第一份工作，至今已经超过十年。你从来没有想过换工作吗？

滕明玉:我1999年中专毕业就进了现在这个公司，一直做到现在。我学的专业是机械制图，和我做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。那个时候年轻，懵懵懂懂，根本没有想法，只是觉得计算机是比较新鲜的东西——那个时候计算机还是DOS系统的，一台要几万元——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喜欢，选择了这个工作。进了这个单位后，我从打字员做起，之后的几年里，把技术层面的每一个岗位都做过了。至于换工作嘛，刚入行的时候，这个行业还不错。那个时候，单位里技术最好的人工工资是3000多，在1999年时，这个收入是不错的了。后来出版行业越来越差了。所以，我一开始没想换工作。等我想着是不是要换的时候，已经入行太深了，就没考虑换工作了。

主持人:在一个公司里干了十几年，自己的状态有变化吗？

滕明玉: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学的东西蛮多的，年轻人精力旺盛嘛。3年后，计算机越来越流行了，我就自己去读夜校，读的是计算机专业，想着读出来将来去什么地方都能用得着。随着经验的的增长，对业务越来越精通，在公司里我要管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我觉得吧，不管做什么行业，一直换工作，总是做不好的。在一个环境里和在一个行当里做久了，你就是行家，总比半吊子强吧。

主持人:在公司里，你也带过很多新人吧？感觉怎么样？

滕明玉:这几年，公司招的新人都是我带的。大学生就算招了也留不住——你要知道刚毕业的招进来基本上什么都不会。我们单位是按技术水平划分工资的，那些大学生进来最多一年就走了。现在招的全是职校的。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，学新的东西是有兴趣的，可是你要知道工作是讲究熟能生巧的，很多东西就是要不断地重复的。我曾带过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一年下来，就像个定时炸弹，一会这里错了，一会那里错了，存个文件也会出一堆错误。你说他都会吧，的确都会，但终归是缺少工作经验。所以说，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，就是要多练习，做一个动作做到闭着眼睛都能做得下来才行，而不是一下子学很多。有些年轻学生会说，自己会平面设计、网页设计什么的，要知道很多东西听上去很好，但到了工作中还是要求熟能生巧的。做得多了才能够成为高手。你看了很多书，学了一肚子的理论，却没有足够的实战操作是没有用的。

4 如果重来一次 不会那么快就辞职

主持人:罗钧现在的工作内容中有很重要的一项是参与大企业的裁员，就和乔治·克鲁尼在电影《在云端》中的那个角色做的事情差不多。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怎样的吗？

罗钧:我从学校毕业后，正碰上包分配取消了，市场化还不健全，找工作很困难。那些有个好爸爸的同学，基本上都能进入银行、证券公司工作，但我的父亲那时候已经去世了。经历了大半年四处碰壁的找工作，磨光了我的锐气，最后是靠亲戚介绍进了一家非营利性机构日中经济协会上海事务所。当时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打杂。事务所就三四十个人，其他同事都很关照我。可是，我当时心里一直有个心结——这个工作是靠亲戚帮忙介绍的。一年后，我辞职了，到了一家外资企业做人事总务的工作。

主持人:回过头看自己当年的决定，现在的你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

罗钧:回头看当年的做法其实是不妥的。第一份工作是从学生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，是打基础的。当时，我在事务所只干了一年，还没有真正学到东西，离开只是因为自己心有不甘，想证明靠自己也可以找到工作。结果到外资企业，还是从打杂干起，其实是浪费了一年，辞职的时候也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干嘛。如果重新来过，我肯定会在第一个公司多干两年。或许后来的职业生涯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也不用吃那么多苦。

